四庫全書

史部

路史卷四十三

宋 羅泌 撰

餘論六

孔子生日

何慼乎儒學之衰乎皆儒者之不自尊其道之所致也夫聖人之禮法行乎天地之間萬物賴之而相生養者也一日或息則日月為之孛蝕陰陽為之錯繆山川企走咸失其所豈止臣賊其君子賊其父而已哉顧佛何

為而且與之分曹而抗衡邪今夫我進賢曳珩玉享太牢而踞廈屋者其貴大亦極矣孰非先聖人之賜哉奈何乘高驤道廟闕則楞然不之顧覩籩豆什溝撥則㥙然不之省而崇佛教奉緇侶則至於縻捐跼蹐日虔禱月施給猶以未慊是何耶惟其學識不至衷無所見而將以圖荒唐之妄福也夫釋氏果能以福人邪則王公大人今日貴大不由佛教而顧以進其身潤其家者一本先聖人而取之亦不知義命矣異時有假守古上饒

款孔廟者目老桑門舞肘而過執而訪之曰吾由佛剎未始不肅而得無狀則對曰儒自敬我教而不自知其所以敬我有佛書未始漫泄方其暇時珍藏什襲皈之敬之及其出也又非盛服焚禮則弗敢以誦而今横舍經籍取具污毁狼籍靡所不至齋閣為聚訟之宫庭廡乃博塞之閾何由興起守閽而忸之從而謝焉以令都邑横舍實為無統所謂養士一皆無賴莫適者竊食其閭而所籍生徒則皆先進之徒多方占寄以為他日羅

憲免責計成才烏乎出哉嘗試語喪釋氏有所謂四月八日固非其實而走天下之人沈道度輩累世奉事至推宅以為寺四月八日廣設圓像舉室慟哭流風如此而孔氏有一初度之辰曾無記者非惟無記正亦自不之知夫孔子之道固不俟此以輕重逢掖之徒亦豈以斯而較彼然道尊在於師嚴而禮義存乎愛敬誠使天下橫舍能因夫子初度之辰畧為之識庸何傷四月八日亦非實定之日詳發揮恒星說予曩繹齊書見臧榮緒以宣尼庚子日生

每以是日陳五經而拜之未嘗不仰之也奈何夫子一

誕生之日史傳紀載靡有定恪珞琭子云宣父畏以元

辰而五行書論孔子以庚戌年二月二十三日庚子甲

申時生按庚戌乃魯襄公之二十二年是歲周靈王之

二十一年而長歴其年二月二十三日實為庚子以哀

公之十六年壬戌歲四月己丑卒乃敬王之四十三年

享七十有三齡然公羊傳乃於襄公二十一年書十一

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則繫於十月之後葢十二月二

十二日之庚子也是歲閏申以元術論節過在子可以庚戌語然或以為十月庚子則是今之八月乃襄公之二十一年而靈王之二十年也然歲在已酉則為年七十有四不得為之庚戌故劉外紀謂孔子年七十四雖然公羊子言十一月是月固無庚子以孔氏家譜及祖庭記等所以俱云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乃二十有七日故林開以為庚子之月節雖已過不知周正乃今之八月亦非得云二月矣今定著八月二十七日為先聖人

孔子生日

鮮卑烏丸

鮮卑者東胡也漢初敗於匈奴退保鮮卑烏丸之山曰鮮卑亦曰烏丸隋圖經云卑在柳州東南二百里又棘城東塞外及遼西北百里亦有鮮卑山露宿莽飲桓靈之際盡并北匈奴地光和中亂檀石槐種為小種鮮卑破之魏初莫護跋部入遼西從討公孫淵封國於大棘城之北曰步搖子本延為左賢王孫徒河涉歸漸華風進拜單于二子長曰吐谷渾以馬致國

甘松之南孫葉延為吐渾氏官俗頗同中國及卒兄弟繼立至今呂號可汗百餘年還為慕容氏慕容鍾都督錄尚書事奔姚興興拜始平太守歸義侯自永嘉建國為吐谷渾隨有伏允死順為可汗順子諾曷鉢立封青海國王死子忠立忠死子宣超立襲可汗號生曦皓卒子非嗣龍朔三年土番并其地散徙朔方河東境俗謂退渾凡三百五十年國絶次若莫瑰還徒河之青山以大棘城帝顓頊之虛徙馬元康四年教農桑修政令徵儒生撫華裔四遠歸之乃立四郡統馬子鮮遂王燕前燕後燕南燕皆其别也

唐國望都堯山

唐今中山之唐縣也按輿地廣記堯為唐侯於此漢屬中山國今中山之新樂皆故漢之唐也有堯山唐水南有望都城望都里東北有中山故城一曰廣唐城張曜中山記之中人城也望都城東有堯故城俗呼為堯姑城世紀以為慶都山在望都南張晏皇父謐皆謂以升堯山南望都山因曰望都相去為五十里今在唐縣東北五十四里俗呼孤山一曰豆山而十三州志唐故城在盧奴北七十五盧奴今之唐也酈元云城去望都城

八十去中山城七十推驗宜為唐城北去堯山五里與七十五里之説合然城南無山以擬都山於是欲以唐城為望都城而北又無城以應唐城乃以唐城東南十五高昌城為望都城葢不知道里之誤也雖然唐之為名在在有之而平陽安邑亦皆曰唐平陽即晉之臨汾正乃詩之唐國有姑射山按九域志唐水之上地正名翼一曰絳而總曰平陽成王滅之以封叔虞後更曰唐安邑今隸解故絳之翼城城西二十有唐城又并之平

晉北二里有故唐城寰宇記為唐堯所築夫平陽乃丹朱之封也徐才國都城記及元和郡縣志皆云翼城唐國帝堯裔子所封而晉陽縣北二里亦有故唐城云堯所築即樊父之所徙而河北縣南百二十八又有故堯城九域志威勝軍之臨漳城風土記亦云堯築而邢之堯山縣漢之柏人西十二有南䜌古城今相有古柏人城九域記引世紀為堯都縣東北二十二有柏鄉城故與趙都柏鄉縣東西中分城冢記言堯所置有堯廟謂

堯登此覽洪水訪賢人者又河東之南二十八亦有堯山上有堯城水經以為唐堯所理而雷首亦謂之堯山有堯祠唐之堯山亦有堯祠張朏齊地記以為巡狩所登而河清西南八十五瑕丘東南七里洙西與滑之靈祠皆有堯祠上黨長子亦有堯水堯祠集古録記堯祠碑二皆在濟陰九域志濟陰乃今有堯溝而九州志曹為堯廟堯之所開而名若寰宇所記堯迹尤多堯舜之祠天下不勝多矣張朏皆以為巡狩之所記有所不得

盡有如東海縣西北三里謝祿山上堯廟乃太始七年刺史劉崇之所立自以為堯後為之此類尤多今荆湖南北江西兩浙桂陽永明二水以來祠場不可勝紀廣記皆不能録

克明峻德至時雝

聖人之德固無待而自明克帝峻德所以克明者德性之明足以勝己之私而已大學說曰克明峻德自明也不明爾德時無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倍無卿此所以

為幽也惟峻德之克明故於是可以親九族惟九族之既睦故於是可以平章乎百姓九族王之親族而百姓者百官之族姓也聖人之治必自近以及遠由親而之疎是故治國者必先家齊家者必先身此平章百姓之所以必先於親九族親九族者所以必自於明峻德而萬邦之協和黎民之於變又有待於百姓之昭明也九族

惟患其不睦故必使之既睦百姓惟患其不明故必使之昭明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使既睦也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使昭昭明也春秋傳曰克明峻德自修也以親九族親親也

平章百姓體羣臣也恊和萬邦懐諸侯也黎民於變時雍子庶民也天下歸之此明德之效也大抵天下之不治常由遠人之不安遠人之不安常由諸侯之不度不能修身九族何自而親不能親親百官何自而辨故必正身而後内外順必親親而後職任當方晉季世宗賢摧落姦佞在朝悼子父子既非親賢國寶之徒又皆讒佞是故一時岳牧如□泰輩曽無畏忌而晉陽之甲興其為不睦也甚矣迹其禍兆豈不由於峻德之不明乎

此於變黎民所以必俟諸侯之協和而協和萬邦所以必俟百姓之昭明也典於親九族言以而下不言以於睦九族言既而下不言既蒙上辭也程子以百姓為庶民孔氏以峻德為賢士未諳

九族 三族非異姓

親親治之始也禮小記曰親親者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是所謂九族者夫人生則有父壯則有子父子與己此小宗伯三族之别也父者子

之祖因上推之以及於已之祖子者父之孫因下推之以及於已之孫此禮傳之以三為五也已之祖自已子視之則為曾祖王父自已孫視之則為高祖王父已之孫自已父視之則為曾孫自已祖視之則為玄孫故又上推以及已之曾高下推以及已之曾玄是所謂以五為九也五衰之等惟父與長子三年族莫重也以三為五則祖與嫡孫皆期以五為九則高曽曾玄為三月矣所謂三月殺也昆弟為期而從父之昆九月從祖之昆

五月族昆三月所謂旁殺也詳禮書六十其不曰五為七者服數盡於五也雖然高為三月則曾宜小功祖為期則曾宜大功以祖期言之則曾大功矣而為齊三月不以旁服加乎尊也禮齊三月而章以為曾祖是曾亦齊三月矣重其衰麻尊之也減其時日恩殺也此之謂上殺高曾曾玄同為三月所以報也然曾服同齊而曾玄緦卑也此之謂下殺是以五為九也記曰閨門有禮則三族和矣詩書言九族而小宗伯士昏禮仲尼燕居惟言

三族葢五衰之所止以上下言之則九而以等衰言之則衰以袒免所及自旁言之則又謂之六親一也三族親之本九族親之畫舉三則九見矣孔安國云上至高祖下至玄孫小記之言亦昭明矣而或者謂高非已之所逮事玄非已之所及見且出一族則其所睦為不廣於是孰為異姓之說此何琦所以謂若但内宗有不足以賛帝堯之美徒亦不知所謂上下及者非及高玄之身其同出乎高祖旁殺服屬之内者皆是也夫亦豈知

世之難睦者惟在內族曽高外屬世曠事希簡薄有甚於外人者然竊疑之桓公六年傳以外祖父母子及妻之父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若已之同族為九族而禮傳遂謂緦以上恩所及妻之父與舅有服明在族也女適人而係姓為不異族故禮之戴書之歐陽夏侯白虎通議如淳之徒皆以為父母妻之族合則為三別則為九父之族別而四父五屬之內父之女昆弟適人者子已女昆弟適人者子已女之子母之族別而三母之父母母之女昆弟母之女昆弟與其子適人者子妻之

族别而二妻之父姓妻之母姓至引伐木諸父諸舅角弓之兄弟婚姻與頍弁之父弟甥舅以為實謂諸父兄弟者父之族諸舅諸甥者母之族而婚姻者妻之族也是不然伐木詩言親親以睦非九族也角弓父兄刺幽之詩頍弁諸公刺幽之詩傳者以為不親九族非本指也葛藟王族刺平之詩而以為棄其九族行葦美周忠厚之詩而以為能睦九族豈其然乎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昆此譬遠棄親族而謂他人為父母昆弟爾戚戚兄弟

莫遠具爾非他人也恊比其隣豈其隣在族哉況在爾雅内宗曰族母妻之族曰黨父可以為黨而妻與母不得謂之族也白虎議云族者湊也聚也上湊高祖下至玄孫一家有吉百家聚合生相愛死相哀故謂九族斯亦悉其由矣嗟乎罪人以族此虐王之末政也克親舜叙惟病施之不博然亦有畔止矣是故桀紂雖苛族止一宗秦襄以來立三族法張晏之徒猶以為父母兄弟妻子若莊子之言五紀衣絡之言五宗匡衡玄成所言

五屬不過父祖已與子孫莊子言六位老氏班志賈誼言六親不韋言六戚亦不過父母兄弟夫婦故貫高曰人豈不容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以論死則非異姓斷可識矣奈何刻者濫誅無藝一人犯罪禁至三屬此章帝之所為惜而如淳者猶以為父母妻之族亦大妄矣漢誅黥布不及蚡也玄之駁之亦可謂明也矣異姓之服不過於緦緦不廢昏而士昏禮言惟是三族之不虞恐其廢昏則亦父已子之昆弟而已大功惟不

嫁娶妻黨豈妨於婚送哉

七廟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廟之中必有功者為太祖有德者為太宗此百世不遷者也後繼之君昭穆序位至其親盡則以祧去祧去之宗為毀廟之主四時祭之至祫而後得合食於太祖之廟祧廟無數若周家惟后稷為始祖文武二主有功德於民者為不遷之宗此一祖二宗也漢儒滋蔓遂以謂遠廟為祧有

二祧焉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墠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葢以壇墠二祧足其為七斯亦罔矣夫宗廟之制雖親盡之主猶當藏之於祧何以壇墠為是暴之也此葢因於金縢周公為三壇同墠為禱之文而以為祧廟皆當然爾或曰周之文武為不祧之廟自是以下皆迭毁降去之此亦非也廟者親事之主也祧者親盡别藏之主也入廟者為祔於出廟者為祧有祔者必有祧言祧則非廟言廟則非祧矣今乃以二

祧足之為七豈理哉且既曰不毀又豈可名之曰祧廟耶

堯水不禱

宋大水鼓用牲於社湯大旱禱桑林大水用牲是水有禳事矣水有禱禳堯胡為而不禳大旱致禱是旱有禱賽矣旱有禱水胡為而不禱曰水之有潦猶人之有水蠱也歲之有旱猶人之有癉疾也癉疾水蠱人之奇疹潦災旱熯亦天地之大疹也癉疾水蠱非善詞之可蠲

非禳禱之可免大水大旱豈善誦善禱之可移哉堯舜神聖委其然也是故不易政不致禱惟命伯禹益稷治之而已是蠱之必用醫瘴之必以藥也伯禹益稷從而治之百川順流此亦天地之蠱瘴而獲夫良工之起之也然則湯之致禱豈知不足於聖人歟亦示教也身有疾有不可不為善親有疾有不可不盡誠赤子冒疾藥之弗至抑坐視而弗軫乎抑將走羣祀而幸其功之一見乎然則湯之禱宋之鼓亦所以盡其誠而已矣故湯

宋之致禱以示教也堯舜之不禱而命禹以任正也禜社伐鼓其亦果能益乎桑林者社也社為陰鼓用聲也聲為陽伐鼓於社以陽而起陰有是言也雖然桑林之舉將七年而後禱乎禱七年而後應乎七年而後禱民事不已緩乎禱七年而後應其報不亦晚乎吾固曰湯宋之禱以示教也堯任正也由智者觀之思過半矣

星次說

費直書十二篇以易卦配地域蔡邕月令章句以節氣

當國分及皇甫謐作帝王紀復以月律配入辰次言之
而事益支矣按蔡邕之說豕韋之次立春驚蟄居之衛
之分野以至元枵小寒大寒居之為齊之分若謐之說
星紀之次於辰為申謂之赤奮若於律黄鍾斗建在子
吳越分野以至析木於辰為寅謂之攝提格於律應鍾
斗建在亥燕之分野此班鄭之說也鄭氏律説黄鍾子
之氣十一月建而辰在星紀應鍾亥之氣十月所建而
辰在析木班固歴志娵訾之初危十六度為立春中營

室十四度為鷲蟄元枵之初婺女八度小寒中而危初為大寒二子益原乎此夫星紀東北而呉越實東南降婁娵訾戌亥之位而魯位實在東北齊表東海而星且北秦處西垂而次乃南故或以古受封之日歳星所在為説武王克商歳在鶉火伶州鳩云歳之所在我周之分野則周屬鶉火故自柳九度至張十二度鶉火之次為周之分晉文即位歳受實沈董因所云實沈之虚晉人是君則晉屬實沈故自畢十二度至井十五度實沈

之次當晉之分自張十七至軫十一鶉尾楚分故魯襄二十八年歲淫元枵裨竈知楚子之死謂歲棄其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則鳥尾為楚矣自氐五至虛九大火宋分故魯昭十七年星見火辰梓愼知宋鄭之火謂宋大辰之虛皆火房也則大火為宋矣然春秋戰國地每遷變三晉未分晉果何分秦扳西河魏當何屬周既東西何都而直鶉火陳滅於楚何自而入韓分前封後據又豈得如康成之所謂同時而當星次哉況乃中邦幾

何三千以去夷蠻戎狄外更綿邈詳觀諸書蓋亦支離而未嘗究也按甄曜書次三十度度三千里以古九州方三千里果如所說九州纔當天分一度之廣九夷八蠻五戎六狄豈日星不臨哉古之國邑不過百里何常而得專次況古萬國周千八百又豈皆無受封之日而獨此十二國得當之乎七國之初天下雌燕雄魏韓魏趙地動亘數郡厥後魏徙大梁則西河合於東井秦拔宜陽而上黨入於輿鬼豈趙魏之地歸秦而遂屬秦之

星乎秦乃周也不曰周而以東洛為周唐都京兆二郡既入畿内而説者尚謂秦分則是國易而地不易也吳楚齊晉春秋之末廣土所至一時配入而不知疆域雜亂之不可要也夫風俗之所以異以廣谷大川之異制也州郡雖改山川不移閩浙五嶺本自兩越荆揚徐梁正爾三楚亦何得以是制哉此一行所以惟取七宿之中（唐僧一行認山河脉絡於兩界識雲漢升沈於四維）分四象之中位自上元之首以度為紀據山河以分其野然亦未之盡也苟以封

日則有絶而復續者或以姬而繼子封日既異前人又非而前星且不變邪禹貢無言保章之說惟不得而執也雖然豕韋禍蔡大梁凶楚元枵見飢乎宋鄭星紀定占于吳越永嘉中歲白熒惑聚牛女間時謂吳越當有興王未幾是歲元帝登極故史臣謂星斗是祥苻堅會謀南寇石越對以歲鎮斗牛福德所在而苻融亦以吳越為不可伐益有不可誣者歲之所在為福所衝為災故師曠梓慎裨竈有得而言天道在西北而晉不害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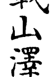
越而吴不利皆以歳言之也龍宋鄭之星宋大辰之次陳太昊之虛鄭祝融之虛皆火屬也然衛顓頊之居則水屬矣吴越同分而史墨以為越得歳吴不應伐是又不可曉者昭公七年四月日食説者以為魯衛之惡春分之日在魯衛也十年歳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則齊薛之分矣前哲之言葢亦自有所見要不必牽乎此餘如未然要以九州之分為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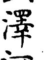
唐書月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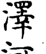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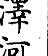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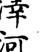
敬授人時此帝堯之急政聖人以之首書民事之為重可知矣禮有月令世皆以為出於管子不韋之書故傅子云月令取吕氏春秋至杜君卿乃以為出於管子不韋編之以為十二紀之首漢世戴聖始取以入禮記葢以管子有幼官四時之篇然亦不知周公已有時訓而時令解見之周書此蔡氏所以謂為周公之作孟冬祈來年則建用子矣是周正也正歲合諸侯若諸侯之所稅非秦事也而或者猶謂周以六冕郊天以大裘玉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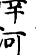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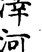
大常迎氣而月令車服並依時色况乃太尉秦有則非出於周代是亦不知劉安時則之訓本之月令而亦時有增損顧得謂漢時乎常切考之特亦本之夏小正爾小正之書顧亦本之前代炎黄顓嚳一代之治斯有一代之時惟其來者甚遠是故歷代傳寶以為大訓故雖有變易而其大者猶不得而易也頃見郭京易舉正序言我唐御注孝經删定月令以知唐室嘗改古之月令矣中見斗南於世家獲唐板五經首帙為眖其本既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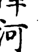
記以為先而以月令冠篇曲禮次之月令之篇則於每月分節與中氣而異言之謂呂氏定以孟春日在營室無適變通不知氣逐閏移節隨斗建洎乎月朔差異中星見殊乃令雩祀愆期水旱作沴事資革弊於是定以杓建準攝提而删之命集賢殿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李林甫門下侍郎陳希烈等為之注此即唐志御定禮記月令一卷者爰表出之以見唐世猶以民事為重云淳熙新元四之日墨莊藏書






沈璧

書中候握河紀云堯即政十七年仲月甲日至於稷沈璧於河青雲起回風搖落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自河而出臨壇而止吐甲迴遝甲似龜廣九尺有文言虞夏商周秦漢之事帝乃寫其文藏之東序而世紀言堯與羣臣沈璧於河乃為握河紀令中候是也王元長云握河沈璧孫氏瑞圖云帝堯即位坐河渚神龍赤色負圖而至備載山澤河海之形國土之分域玄雲篇云龍飛何婉婉鳳翔何噦噦

昔在唐與虞時見青雲際此也帝舜祗德欽象有光玄云象天也治象位者也至於稷興榮光迭至黄龍負圖卷舒至水畔置舜前舜與三公大司空禹等三十人集發圖周公踐阼理政與天合志萬序咸得休氣充塞見孝經援神契藩侯陪位羣公皆就立如舜周公差應差應邪錯在後聖當受神位故近之至於日昃榮光汨河青雲浮至青龍仰玄甲臨壇止濟止圖滯青龍靈仰之使玄甲所以裹圖周公視王公視聖人精明故先視其丈言周世之事五百之戒與秦漢事中候摘洛戒云若稽古周公旦欽惟皇天順踐阼即攝七年鸞鳳見蓂莢生青龍銜

甲𡉚龍背書以上野王符瑞圖故中候又云周成王舉堯舜之禮沈璧於河白雲起而青雲浮乃有蒼龍負圖臨河然據考之亦黃帝之事爾以挍野王符瑞圖云黃帝軒轅氏東巡省河過洛又沈握視將加沈璧沈握沈珪集歷並臻皆臨諸壇河龍負圖出赤文象文以授命象字象時代出握河記龍魚河圖云天授帝號黃龍負圖鱗甲光耀從河出黃帝命侍臣寫以示天下河圖又言黃帝云予夢兩龍授圖乃齋往河洛求之有大魚泝流而至泛白圖帝跪受之而河

圖挺輔佐曰黄帝持齋七日七夜天老偕從以游河洛之書至翠嬀之泉大鱸泝流而至問五聖莫見獨與天老迎之蘭葉朱文五色畢見沈白圖以授帝見冤園策又云黄帝游於河洛之間至澤鴻之泉鱸魚負圖以授帝蘭葉朱文名曰録圖前河圖亦云黄帝游洛水有鯉長三丈身青無鱗赤文成字故世紀言黄帝時大震三日帝游洛水上見大魚三牲醮之天甚雨七日河流而得圖書則非止握河之説也

路史卷四十三

路史卷四十四

宋　羅泌　撰

餘論七

蓂莢　朱草

蓂莢歴莢也世紀云堯時蓂莢夾階而生每月朔則生一莢至月半而十五莢十六日後日落一莢至晦而盡若月小盡則餘一莢厭而不落王者以之占歴應和氣而生舜亦如之一名仙茅故田俅子云堯爲天子蓂生

於庭為帝成歴瑞圖云葉圓而五色日生一莢至十六日則落一莢及晦而盡白虎通義云考歴得度則生書中候摘落戒云堯舜時皆有之周公攝政七年又生亦見伏書大傳或云朱草大戴禮云朱草日生一莢至十五日後日落一葉周而復始按孝經援神契云朱草生蓂莢孳則二物也注朱草者百草之精狀如小桑栽子長三四尺枝莖如珊瑚生名山石岩之下刺之如血其葉生落隨月晦朔亦如蓂莢則蓂莢之類爾三禮義宗云

朱草赤草也可以染絳為服以别尊卑王者施德有常則應德而生光武中元年羣臣奏言地祇應靈而朱草萌生又有赤草生於水涯則非蓂莢矣云仙茅者誕矣

五老人

酈元水經注云堯帝修壇河洛擇良議沈率舜等升首山道河渚有五老游焉相謂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童也言訖五老乃翔為流星以入昴事見論語比考云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游首山觀河渚有五

老游河渚一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曰河圖將來告帝符有頃赤龍銜玉苞舒圖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盛書威曰知我者重童也五老乃為流星上入昴黄姚視之龍没圖在堯等共發曰帝當樞百則禪於虞堯喟然曰咨汝舜天之歷數在汝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禄永終乃以禪舜故任彦升宣遝皇后令云堯見五老入於河一老人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又

一曰河圖推龜告帝謀又一曰山川魚鼈荷聖恩又一曰河圖推龍銜玉繩歌訖五老飛於天入昴衆宇記今河東縣故永樂東北三十里有五老山尭升首山觀河渚五老人為流星上入昴今河西縣西十七五老仙人祠也夫古之事亦有原矣今道之營道北五里有五老人祠昔唐國子司業為道過至襄陽遇五老人來迎自云舂陵人與之帛與幞問所居州城西北五里至訪之則無有惟五龍井遺縑在焉乃立祠即曰五龍祠貞元十

九年也大觀四年二月賜號崇應政和侯封曰壽聖壽通壽寧壽成壽應云

陵臺說

大荒南經帝堯帝嚳帝舜皆葬岳山而海内北經有帝堯臺帝嚳臺帝舜臺之類非一夫帝王之冢曰陵亦謂之臺傳言禹殺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植乃以為衆帝之臺故帝嚳冢曰頓丘臺堯母冢曰靈臺鄴有魏文武甄后三陵臺張賓進所言三臺險固者也即在上世亦謂

之山黄帝塟南甲山曰橋陵亦曰橋山是矣葢山者取其如山陵者取其如陵因謂之山陵爾風俗通云陵者天生自然故王公冡稱陵或云秦曰山漢始曰陵𣪉有二陵豈漢始哉若臺者猶夷俗之言路

鯀余氏墓　陶臣氏　烏陀氏

藴州節度使錢元𤨏之猶子文炳為元帥府判官檢校禮部尚書顯德中入京供奉飽文學善應對尤精青烏之術開寶五年妻丘奄化訪吉兆於報恩禪宅之側古

松區中僧常泰者共疑叢薄据岡當必昔賢墳竁不可重營炳執不從董役發之果古墓道版石數重梓廬灰盡惟一骸亞石間長逾丈所脛且二尺明比南金東一銅鐺傍縷青花西壁劔器亦且敗毀惟環在鞘佳玉所成合抱芙蓉瑩然精白炳心尤愛不聽後入因酹而下將攬其環忽一黑蜂狀如毬丸從劍下螫炳右眉間尋見悶絶輿還乃卒泰具掩之翌朝炳之丕子知玄方伸號躃遽亦冥然見一丈夫道貌古野身度丈餘魚鱗之

甲足色如金徒跣挺劍前語玄曰我帝堯之臣緜余氏也與陶臣氏烏陀氏佐禹理水以功封吳獲𦵏於茲當時此地乃海東漸之山也宅兆誠吉居之且安奈何而父剛愎發吾版石顧已非義而乃更欲奪吾玉櫑罪孰甚焉雖令斃死然方肆吾籍吾於冥間大有主治而父且無苦宜勿念悼知玄始麧錢公希白特為之紀以知宅墓山吉始諸太古而冢訟之說為不可掩堯帝而來迄於開寶數百千載而精爽猶在足信定分之不可逾而

直諒忠忱之不泯也

去凶年

四凶之去熈朝以來明經之士間有能知而先後之際猶不能究卒亦同乎為妄舜攝之初即分十有二州既而流四凶族命禹平水水土平而後復為九州故得共工流於幽州四凶之去在十二州分後明矣在舜典自可見說者乃以為舜十二州在禹平水别九州之後顛倒失統程頤之徒咸謂殛鯀在說明刑之中非先分州

而後殛胡益之之徒至謂幽州崇山三危為共驩三苗先封之地而今乃流放而竄之鯀治水無狀嘗竄羽山令出怨故更殛死俱為碍理夫四凶皆當時世家公卿巨室用事之臣也莊子之言共驩苗民之罪皆在堯時陸德明云堯六十年放驩兜六十四年流共工六十六年竄三苗未知其所據雖頗不合然堯遜禪之意固在六十載後大戴記孔子之言四凶之去亦皆堯世而荀子國事淮南鴻烈皆言堯伐驩兜國事荀子亦言堯伐

共工周語言堯殛鯀則鯀之殛非舜明矣按舜紀云舜歸言於帝乃流共工周書則云共工久居重位而唐伐之是說學者往往以為非經有不之信然吕刑言遏絶苗民安國亦顯之為堯矣鯀與共工詳之正以誹禪見竄而世猶謂鯀以治水無功殛果足信歟夫有勞於民者先王一皆祀之鯀縱治水無成而仂作九載亦勤於民事者矣孰有至殛死者向使鯀不能啟其功於前則禹亦未能速收勤於後祭法之言鯀障洪水禹能修鯀

之功則鯀非無功也果無功殛則何得見於夏郊䲧子瞻云四凶之罪莫得其詳忽諸

呂梁碑

呂梁碑劉耽作字為小篆鉤畫訛泐間可認者僅六十言耽於傳無間矣據碑之言皇帝登封之歲則益秦漢間人也碑中叙紀虞帝之世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叟瞽叟產舜命禹行水道呂梁特此節完備為可考質之於傳惟無句望且不

言出自黄帝諒得其正甲申秋七月觀於内相鄭知章明叔家公異時亦常集録古刻多六一先生之未見者二百斯其一也字勢權奇蓋莫之辨嗚呼有虞氏之明德千古被之而無斁者孰有世祀之不明者乎緜數千歲之後予得論而次之天未喪斯文哉吕梁者龍門也而彭城之東一亭亦有所謂吕梁蓋猶夷陵陸渾交趾等處之龍門云

歴山

歷山今河東縣之雷首山也其山九名一曰首陽臨河與大華對峙即謂歷觀揚雄所云登歷觀以遥望者樂史謂在偃師西北二十五里有舜廟舜井嬀水汭水嬀南汭北（嬀一作溈溈汭舜廟後周宇文護造地記云二泉在首山北山中皆逕山下而入河然孔安國馬融王肅杜預皇甫謐皆以為汭為嬀水之曲云）然後魏輿地圖上谷記下洛城西南四十有潘城城西北三里亦有歷山形如覆釜下有舜瞽二祠云是舜居帝之蹤迹何閒至是而齊之歷城南五里又有歷山水經注云上有舜祠縣東復有

舜井亦云耕處寰宇記在縣東百步云舜之所穿又有華水與歷山井通曾子固言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濵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康成謂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而負夏則衛地皇甫謐乃謂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濵為即陶丘乃定陶西南之陶丘亭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年其地必不大相遠今皆在魯衛間則歷山不得獨在河東遂以為娶後所居後世因有嬀水而遷就之（齊州二堂記）夫河中乃帝所生若所都而歷城古歷下也

其相去也遠矣耕漁之時徒以瞽叟不順暫即荒野顧
非日後就販之比其初未必遠去父母之側河濱雷澤
其說未悉按九域志濟南濮陽河中皆有歷山俱存祠
廟而今秦地池陽澧陽始寧河縣上虞無錫亦皆有之
子列子云舜耕河陽書大傳云舜陶河濱按元和志乃
河東縣北四十之故陶城𥴖氏演義云歷山有四一河
中二齊之歷陽縣三冀州四濮之雷澤雷澤不聞有二
耕漁必不相遠即此為是今曹濮間有舜豢龍井定陶

城皆其蹤也然歷山何止四哉信都之歷山樂史亦以為舜耕在是援神契云舜生姚墟應邵謂與雷澤相近寰宇記在雷澤縣東十三里歷山在縣西北十六今濮之雷澤西北六十有小山孤立謂之歷山山北有小阜屬池目之姚墟邵謚緣之皆記舜耕之所而池之建德東十里更有堯城山縣南三十有堯城堯祠云堯巡所至梁武於此立太原府縣北二十為舜城城有舜井有櫪山上有堯舜二祠元和郡志謂是兩帝南巡所至櫪山

隅井曰舜井秋浦志歷山在東流縣東三十里高八十丈上有堯舜二祠南巡所至本屬祈門新安志在祈門西八十五里寰宇記石埭西百六十有櫟山高五里上有澄水大抵古迹傳聞多謬如今太湖縣北七里龍山亦有堯舜廟說亦以為放勲乃唐之神堯也而周處記始寧界復有舜所耕田一山多柞因謂櫪山而以具區為之雷澤以其中有大小雷山也王介甫從之妄矣夫使帝果南巡至是亦何豫耕漁之日邪風土記云太湖中有大小二雷山相距六十大雷高百二十丈長興東北六十其間曰雷澤即舜漁處故浙東有餘姚上虞江為舜本土且以姚嬀之名在在而是金之西城故有姚方嬀墟杜佑謂舜生此而世本亦

謂嬀墟舜所都在西城今長沙縣有溈水云舜所都而上虞之損石號蔿公蕲會稽又有嬀水三撫之泉經之東入海圖經亦以為釐降之地祝阿故縣又有濼水俗呼娥姜水原有娥英之廟水原山上有帝舜祠下開大穴為之舜井(冢字記羅姜水)究之泗源又有陶墟亦有舜井其西阜號嬀亭山下之一漏澤方十五里指為帝之所漁不知此自桃墟謝息之所遷者又水經注上虞一曰虞賓太康地記為避丹朱之所而雷澤亦非一周處謂

是太湖故眾字引尚書釋言謂在震澤若陽城漢濩澤縣墨子則言舜漁在此澤今在陽城西北十二衆字記為烏號切矣郡國志言邑西今有地名舜田然今潭之益陽岳之沅江故梁之重華縣有虞帝城記亦謂是所都而述異記去湘水岸三十有相思宫望帝臺志為二妃之迹冷道臨武桂陽藍山等處悉有帝舜之祠藍山更有舜水舜鄉縣西十五與永明西十五皆有娥皇女英之廟江華太平鄉有舜女寺即按歴城東南十里之

廟山晏氏三齊記在縣東南後人思舜而置廟也湘中記云地有舜之遺風人民純樸故老猶彈五絃之琴為漁父辭莫不以為虞帝之居豈盡信邪

太尉

尚書中候握河紀云舜為太尉故帝王世紀云命為司徒太尉正月以太尉行事按月令命太尉贊桀俊鄭注太尉秦官漢志亦云獨應氏官儀以為周官而康成中候注首從其說與禮注相異故束晳據中候以追難之

正義且因中候之言謂三王有司馬無太尉以為堯置之而三王不置予考春秋元命苞云堯游於河赤龍負圖與太尉舜等百二十人發視之而合誠圖言堯坐舟中與太尉舜等臨觀鳳凰負圖授於堯赤玉為匣長三尺廣八寸厚寸黄玉檢白玉繩封兩端章曰天赤帝符璽而春秋運斗樞亦云舜以太尉之號即天子五年二月東廵狩中舟與三公諸侯臨觀河黄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鼉入水而前去黄玉為匣長三尺廣八寸有户

白玉檢黄金繩芝泥封兩端章曰天黄帝符璽舄文舜

與大司空禹臨侯博望等三十人集發圖玄色綈長三

十二尺中有七十二帝地形之制天文位度之差藏之

大麓而河圖所云與此畧同則其為說久矣然呂氏書

孟夏命太封贊傑不云太尉黄帝時太封為司馬是太

尉也周之大司馬至秦而為太尉漢武復為大司馬東漢復為太尉尉者自上安下之辭周官大司馬職

進賢興功以作邦國王制司馬辨論官材皆贊傑遂良之事　劉昭以為緯候之書貴

尚神鬼動挾怪誕太尉官實司天虞舜作宰璿衡賦政

當是據位以書前職非虞氏之寔號盖太尉之職寔舜所掌遂以職同而追稱之非官之謬康成自注中候至於禮學豈遽忘帝之職位哉盖亦知之不發之中候而發之月令也

小人之過必文 劉恕

同人於宗式吝之道而男女以同姓則其生不蕃故子產曰内官不及同姓則生不殖内有四姬而晉侯之疾不差婚姻禍福之階也是以君子不娶同姓買妾不知

其姓則卜之所以附遠厚别知自别於禽獸也胥季曰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志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毓災滅姓是故娶避同姓畏亂災也昭公娶吳死不書姓若盧蒲癸娶慶氏而云宗不避予吕后之妹歸於吕平兹何可據王莽嘗言姚媯陳田王五姓予同族皆以為宗然至宜春侯女則遂以為姓出各别納之稱之曰宜春氏豈知訢亦齊之王

邪臨淮陳矯劉頌近親養於姑陳而冐其姓及納頌女則亦以為姚虞陳田同出於舜而世皆為婚禮律不禁劉嘏既婚劉疇太常非之則更以為鍾出鍾離胡同胡毋單複相婚不以共本為悔於是貽書卞壼以謂堯舜之婚正姓分絶於上應韓之通庶姓異終於下而荀崧遽以為可吾乃不知堯舜大聖反為後世變情敗俗亂倫無禮之魁也邪而禮傳遽有上古五世通婚與商人六世相婚之説豈非小人冐禮者之自為地乎夫小人

之犯義曷嘗不假聖人以藉口哉禮聖人之所性而聖人禮之所自出也狂者嗜膚指醉者嘬土糞顧謂醒者亦為之乎庾蔚之云同姓之婚易置矣而小人情巧又益蝦在邊地無他與婚如可恕者假使又無與婚則將遂與豕交之邪春官小史掌奠系世辨昭穆繫之以姓而弗别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婚姻不通後世士大夫譜系不著族無綴食之義而下失事宗之禮氏姓莫别故王通曰任薛王劉崔盧之婚非古也何以視譜魏

氏春秋司空王基當世大儒而納司空忱女以為姓同源異周室之後昌黎張仲娶范陽張璉女弟猶諮張卓而後婚王伯輿鄭康成高雋弟子而亦為子稚賔納王處道之子於時清議盡無譏誚則知禮傳之妄有自來矣而杜佑儒宗恢慱冠代而乃亦有商以上婚不隔同姓之說豈習見之稔而莫覺邪江南陶穀唐氏子也後納唐女士有致議則更以為正自殊出以知非禮之人大率一律故予嘗謂後世教失其本讀經史者恣為濫説

徒以資其所欲為爾讀書者之為多市井之不為渠不信矣

瞽叟殺人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叟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歟曰夫舜惡得而禁之以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竊負而逃遵海濵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孟子之言葢以為受法者設也而劉敞明舜以為凡聽五刑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商鞅作法可謂慘刻猶以太子為君

之貳不可刑乃刑其傳豈有皋陶為士而瞽叟執者五臣范以為非孟子之言書言舜克諧瞽允若而不格姦孟子亦言瞽底豫矣豈有殺人之事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舜視天下歸已猶草芥惟不得乎親則不可為人豈有不禁之事皋陶無執瞽之理舜亦無棄天下而逃之事葉夢得云軻之過說瞽叟未嘗殺人皋陶何嘗執瞽叟舜未嘗竊之而逃輩以為瞽叟真殺人而皋陶真執之舜真竊負而逃之失之遠矣夫春秋之書殺大夫或曰公子或曰世子或曰兄弟公子未命大夫者其重視大夫世子君之世嫡而兄弟母之昆弟其見殺不以有罪無罪皆斥其君以明親親之道周制同

姓有罪不即市必致刑於甸師不與國人慮之也公卿士庶則有議親公族有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為人君而自賊其類不祥莫大焉宣帝之詔父子之官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忠厚之至豈能違之自今子匿父妻匿夫孫匿祖妾匿其父母皆勿坐惟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誅仍請廷尉以聞豈有為天子父殺人而廷尉得執乎曹操馬騰入麥主簿議罪而自刑割髪太子

馬蹄踐霤廷理依法而斬輣戮御唐黨仁洪坐贓百萬當死五奏太宗閔其自首就戮方食徹案將法出之召五品以上曰人君所受於天不可以私失信今朕私黨仁洪是自亂其法上負於天命有司設草南郊進疏飯將請罪三日羣臣前後固請乃止夫唐臣猶不聽太宗請罪南郊舜之諸臣豈聽其竊負而濵海哉晉國有訟士匄聽之士匄不明曲直要辭未合而曰天子所右右之所左左之是知尊天子而未知決獄守法之道也法

者天下之法而天子特司之爾其權固不在天子而在於士師成王命君陳曰商民在辟予曰辟汝惟勿辟予曰宥汝惟勿宥惟厥中是則縱舍輕重惟法是視天子固不得而豫然惟厥中則固有其權矣直躬證父攘羊孔子惡之曰直躬一父而再取名焉石奢之父殺人楚昭理而縱之奢刎而死而孔子曰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孰有瞽殺人而陶真得而執之者然則如之何而可曰舜不難於隱法陶不難於棄士而已矣隱法不過失

位而天下之父子悅棄士不過失職而天下之君臣定

舜豈得為不君而陶豈得為不臣哉

路史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路史卷四十五至四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燾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曾希焜

路史卷四十五

宋　羅泌　撰

餘論八

即位書元非春秋立法

元年者史氏之本辭也君即位之一年稱元古之史皆然書云太甲元年維元祀而虞夏傳亦有舜元祀之文然則即位之年稱元其來久矣非春秋始為法也元者善之長聖人之所以見乎用者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此天之所為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此地之所為用也體元者君之職而調元者相之事是故曰元后曰元聖曰元宰謂一為元者以其德於是乎始所以奉天地而為用爾古之君子必即位逾年而後改者將以重遽革必不敢以前之餘為今始也於其改也亦行告廟之禮而後行事此國史之記時政所以必書即位之年為始事或曰元善非也不有元惡何獨善然則稱元者直欲其奉元以養物而成德亦所以示正本謹始而已矣是

故君子必能盡人物之性而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能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得丘民者顧可不自謹其所始與

原尸

于祭有尸見君子亂氳事神之盡也三代之時自天子至庶人祭皆立尸秦漢而來兹事廢矣故或者遂以是古重尸為執滯豈識聖人之意哉神依人而行者也宗廟有尸以盡孝也而自天地社稷山川羣小祀一皆有

尸則亦以事父母之心事之也或曰今之像設方之于尸則尊且嚴矣得先王之意矣必古之拘哉曰不然尸與主二道古者尸主並用故祭五祀皆設主三祭而後迎尸祭五祀于廟皆席于奥戶則設主戶內之西竈于門外之東中霤牖下門則于門左樞而軷禳在門外之西皆三祭既徹而後陳俎饌各于筵前迎尸始宗廟之禮中霤乃中庭檐溜今俗所謂檐神說為室神非也特牲有主有尸而在逸禮祫于太廟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五廟七廟皆無虛立勝國之社有尸無主而邦國都鄙之社則有主無尸犯軷為壇菩芻棘柏為

神主亦有尸焉故坊記曰祭祀之有尸宗廟之有主示民之有事也曾子問既殯而祭五祀尸入三飯則有尸可知矣一人發爵則七尸七廟矣發爵主尊故不酢酬譙周禮祭集諸侯之廟有木主在尸之南為在尸上今之象設特古之主而已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主立而埋重始用嗣尸虞而立尸其主以桑練而易之遂藏於廟以為祭主是未祔則有重無主既祔則有主而無尸必虞而後立之也少牢之祭有尸無主蓋祫則有主而不祫無主故自卿以下

無主者依神以几筵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叢聖人之意豈茲俗之所知哉公羊云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則大夫有主矣昔衛孔悝反祏西圖故徐邈等以為有重則宜有主大夫士不見無主之義而魏清河王懌遂以為大夫士宜通立主豈識聖人之意嗟夫鬼神之事雖聖所不盡言然其制數亦有可以見其情者大氐神鬼陰屬非附陽體則不可以見是故尸以託之郊之祭也尸與王衮冕而士師逆尸者亦衮冕舜入唐郊丹朱為尸晉祀夏郊董伯為尸則祭天有尸矣周公之祭泰山召公為尸繹賓之尸髙子靈星

而是三辰山川為有尸矣言登祇用一尸則祭統設同几筵者也其在魯郊亦以祝延帝尸稷尸從之而公羊氏白虎通五經異義俱以為祭天無尸則似失之祭天有尸則地可知星有尸則日月可知山有尸則川瀆又可知白虎通謂天無形不可象故宗廟有尸而天無尸非也聖人之制祭致敬而已豈係於有形無形哉鳧鷖美神祇祖考者也而五章俱有公尸訓者固以初章為宗廟二為四方百物三為天地四為社稷山川五為七祀則成周之世大小神祀皆有尸又可知矣推此而言則諸

侯之境內山川大夫有采地之五祀皆有尸也特牲者士禮而少牢大夫禮也一皆有尸則諸侯有尸矣祭統君執圭瓚祼尸諸侯之尸也守祧王祭祀各以其服授尸天子之尸也是自天子至庶人俱立尸矣始死無尸尚其生也成喪必尸神始識也祭殤必厭示弗成也無後必厭為無人也男女異尸以厚別也同几二尸神所合也夫婦共尸貴同牢也宗廟異尸近必詳也毀廟同尸遠欲合也尸必以孫示成人也婦為尸坐不拜手不

脫屨嫌燕媠也祔用嗣尸尚質也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以盡孝也為人子者不為他人尸猒也天子宗廟之祭以卿之孫行者為尸諸侯則求於大夫之孫行者皆以同姓之嫡昭穆同也成氏云未喪之前形柩在殯以生事之故喪奠無尸虞祭之日始立尸天子不以公諸侯不以卿大夫不以家臣以避君也天子不以子為已父之尸諸侯不以已嫡為尸卿大夫避上嗣舉奠亦不以已嫡為已父之尸是故子未立者小于同姓之嫡而無父者媵國之社稷小司寇為

尸司寇士師以法殺也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大祝執明水火而號祝隋釁逆尸令鐘鼓侑亦如之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小祝大祭祀則逆齊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大喪則佐大祝贊湃以盤盛水共尸盥士師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宗祝後尸大喪則鬯人供鬯以釁尸郊祀則節服氏裘冕二執戈送逆之相尸者延其出入詔其坐作既喪令徹大夫于尸再宿一戒士一宿不戒君前三日而宿戒之既得日乃宿戒尸明日

朝服而筮之大夫前祭一日士二日吉乃宿尸祝儐明日而祭祥去要絰而筮尸練則纓大祥則吉服尸服卒者之上服其士玄端其妻宵衣不以賤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之尸服以士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之尸服以大夫父為士子為諸侯祭以諸侯尸服以士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罪也為君尸者弁冕而出乘之以几卿大夫見者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掌次共張司樂奏夏出入廟蹕過者趨走以教敬也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尸之為用重矣大夫為先君尸在廟門外則疑于臣子在廟中則全于君與父

君在廟門外則疑于君父在廟中則全於臣與子是故君迎牲而不迎尸大夫士以祝迎尸天子諸侯則以士延尸于戶外尸入升筵東面坐視主人西南立拜妥尸尸答拜之遂坐挼祭君獻尸尸祼之后酌璋瓉尸祭之啐之祭后朝踐既四獻而饋食於是薦熟乃變几王及尸有倚住引尸入室詔妥尸尸縮酒啐之既六獻而後朝獻畢而交酢及九獻賓也王與孤俱四獻諸侯為賓者一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

飲九以散爵獻士羣有司皆以齒示等也既酢諸臣遂降冕而總干舞大武以樂皇尸嗣子諸臣加爵三旅酬武算尸謖君與四卿餕之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尸飲三衆賔飲一示民之有上下也尸出尸上嗣食之卒食告飽主人酳尸尸酢主人次主婦如之賔長亦如之利成祝入尸謖主人降祝先尸從遂出從尸者不出大門所以交神明而明君臣之義子事父之方也夏立尸而卒祭有事坐之殷

坐尸無事亦然周因于殷尸故坐亦旅酬六尸惟稷之尸發爵而不受旅告尸行節勸尸飲食詔侑武方若孝子之就養其事然也始于神事故朝踐以腥坐尸于堂詔血于室終以人養故饋食以熟延尸主于室體饌而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膰從酌尸之僕猶君之僕象之也始作樂求之於天也既灌鬯求之于地也於祊於彼乎於此乎則又以求之人間世而吾之禮意殫矣是故樂合而先祖是聽灌降而神鬼來享蓋

有以知其必臻必享也夫神猶火也火生無形因物顯

照物盡而火熄神本無方因物顯用物盡而神藏是故

火非可盡也而在物者為可盡神非可盡也以其在物

者有可盡之理也古者于文火聿于皿為盡而火之盡

者為燼凡以是也子曰鼓之舞之以盡神也三日齋七

日戒凡以求合于氤氳縹渺間而已矣白虎義曰祭之

所以尸以其虛無而寂寞也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升自

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存而人亡思慕哀傷無

所寫洩故坐尸而食之毀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其醉若神之醉也詩云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是故侑神尸入舉角妥尸食為之節及乎酳盎啐尸有至沽醉旅酬降冕則尸弁而舞之以盡神也後世禮闕尸不復見而夷蠻之中容或存者周隨蠻夷傳言巴梁間俗每秋祠祀則里之美鬚面者迭迎而尸祝之柳道之人祭亦取于同姓之丈夫婦人伴享此則尸之餘事而今巫童方士亦有憑身附

體之法其所以交神明猶有聖人之遺意獨在國家宗廟山川寂然亡矣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則固久疑之矣而魏高允亢書文成乃以為祭尸久廢今俗或取貌之肖者為尸祭之為之宴好敬之如夫婦事之如父母損敗風化而杜佑更謂古人質樸華夷同俗故有人徇死祭立尸事非所宜用嗟乎彼亦豈知聖人之事親一毫髮之不盡則不足以致其孝而其所以交神明者有不可以盡言耶

鑾車有虞氏之路

大馭凡御路以鑾和為節鑾和君子之所以和心而養氣者也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鑾鳴鑾鳴而和應其所以和心而養氣者步趨不廢也乘車鑾在衡兵車在鑣而遣車亦曰鑾車則凡車必有鑾矣春秋傳曰鍚鑾和鈴胎其聲也君子之行馬題有鍚所首有鈴豈特鑾和然皆不若鑾和之鏘鳴也故前者命以鑾後者命以和特言鑾車有虞之路者豈其制若三代之車與明堂位曰鉤車夏

后氏之路而司馬法夏后氏曰鈎車鈎車者先正也蓋曲其輿前謂之鈎命之所乘與兵之先正貴賤雖殊其致曲一也鄭康成以鈎盤釋司馬之鈎車誤矣山車垂鈎伊古之瑞此鈎其鞣非鈎車也

舜帝無為 為治有序

為者敗矣而無為之說為世患尤不淺虞帝之初闢四門明四目在璇衡以齊七政類上帝禋六宗秩山川而覲羣后恊時同律修禮詢岳命揆攷績其為勤亦至矣

而先聖以為無為而治代之說者遂以為放準遺繩一無所事如道家者流所謂無為清虛放蕩汗漫而不可縶者於是滂洋恣肆禮法之外紕是非遺成敗聽其雜揉而任其所自為權柄綱條一切委置不之或省而天下始大亂矣虞帝之無為豈如是耶夫其言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言臣則吾之鄰而鄰則吾之臣所相附者為相近也故其告諸臣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象作服汝明予

欲同律聲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是所謂股肱耳目

者予違汝弼豈其不事事哉汝翼股也汝為肱也汝明目也汝聽耳也俾禹

司空平水土棄后稷播百穀卨司徒敷五教陶為士理

庶獄垂為工利器用益為虞若上下伯夷秩宗典三禮

夔典樂教胄子龍納言典出納各職其職然後內外之

節得而帝方以優游巖廊之上本仁祖義總弘綱而莫

敢佚其為治固有序矣方鴻水之未平天下之事固無

以大于水故首命禹及水既乂大陸既作則惟食之為

急故次命稷富斯可教故次命禼徒善不足以為政故次皐陶而其化以大行于是命垂以給其器用命益以遂其動植而後神人可得和故次伯夷成其典禮又次之夔以興其樂而王道此成矣然而天下之事尤防乎壅上之不下宣下之不上達則政不可得而治故卒命龍為納言而後上下以無壅一得禹而地平天成再得陶而民恊于中得稷而蒸民粒得禼而百姓親得益而庶物若得夷而上下讓得夔而庶尹諧夫然故虞帝得以

被袗鼓琴端拱一室之上而天下治豈其不有為哉不自為耳故曰無為而治者非無為也任得其人而無事于屑為也故用歌曰陟天之命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蓋帝之所以無為而百工熈者凡以諸侯之汝為汝翼汝明汝聽也豈若是𨓏禮節𨻳形體而自放于繩準之外與昔者孔子嘗欲無言而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天地以生物為大功者也其所以行四時生百物固未嘗有為也四時自爾行萬物自爾生

而已天下之人非皆不可有為亦非皆不可以無為也有為者商賈之事而無為者佛老之事也商賈佛老一身之外皆越人之肥瘠而代天地司牧者天下之人皆吾之人天下之事皆吾之事固可以商賈治佛老治哉賤商賈尊佛老固非至論用商賈與佛老治忽美雖殊其敗事一也故曰舜之無為六轡在手佛老之無為喪其兩肘此其所以無用

禹皐戒舜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子曰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方虞帝時臯陶矢謨曾微高絶之訓而惟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此興邦之言也政之乂黎民之所以敏德繇此而已此帝之所以俞之而曰允若兹者言君臣之艱信如此也夫君臣之所艱不過舉善進言而已世之庸君從邇之言有不察也而況于嘉言乎此罔攸伏之所以為艱也在廷之英有不舉也而況于在野乎此無遺賢之所以為艱也堂下遠于

千里門庭之間有不及安況九洛乎此萬邦咸寧之所以為艱也忘賢自與而羣且不可虐況于無告此不虐無告之所以又艱也有能奮庸不能無廢況于不顯此不廢困窮之所以又艱也凡是數者君之所以有邦而臣之所以致君者也昔之人能是者欽明文思之后而已所謂惟帝時克者顧不謂克艱耶雖然帝之及此豈其不可能耶特亦撝謙而不自多爾有天下者非不知德業之為尚也然有其德者未必有其智有其智者未

必有其才有其才者又未必有其時與位也今也其德廣運則既有其德矣乃聖乃神則復有其智矣乃武乃文則又有其才而奄有四海為天下君則又有其時與位矣復何艱耶而禹益之言猶若是者抑亦以敬其君勉其為君之難而已故方其志于治則戒之以惟艱及其以為艱則又勉之以可致禹益之忠于是至矣禹益之為臣于是盡矣帝德廣運云云此指舜言也孔氏以為益之美堯不然夫舜既立則羣臣之稱帝者皆指舜也如禹曰帝念哉帝光天之下皋曰帝德罔愆皆謂舜當舜之時舜謂堯為帝可也使益亦

謂堯為帝則何以稱舜乎張子厚云此美舜也
因舜歸美于堯故益亦歸美于舜其說為是

賡歌

治既定功既成此君臣賡歌詠太平之時也雖然聖賢
之作豈徒然哉必有勸且戒也有不勸戒而徒為容悅
之言是特中和樂職狎客之分韻者竟何補邪元首之
歌此治定功成賡歌而不忘乎勸戒者也後世有如大
風之歌謂之傑作可也然不過憶故鄉思壯士而已戒
勸安在孝武而來芝房天馬之作為不少矣果何益也

勑天之命惟時惟幾此安不忘危而有慮乎所忽之謂也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此言股肱之臣樂于盡忠則元首有所興起而百工之職得其所也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者言率人臣而造事在于循法度以責其成也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者言君明則臣良臣良而後衆事得而成也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者言君煩苛則臣不作臣不作此萬事之所以墮落也蓋君明則小人去而英賢庀英賢

庇故天下治君不明則英賢去而解謾職解謾職故天下亂其理然也雖然帝之歌先股肱而皐陶之歌則先元首何耶蓋有為之君常患不得其臣而有為之臣每憂不得其君患不得其臣故欲其臣之喜而後君有所起此僕臣正厥后以克聖也患不得其君故必其君之容而後臣有所作此后克聖臣不命其承也陳平有言上佐天子下使卿大夫得其職其亦體于斯乎唐虞之時主賢臣賢功成治定而歌詠之形一言之出不忘乎

勸戒茲其所以萬世式

胡益之堂上下樂說是非

益稷之謨載后夔之論樂胡益之始以為序有不倫傳者錯之而以夔曰二字為疊出者夫八音與政通惟可以在治忽也是故無其德而作之則逆有其德而作之則和聲和則氣和氣和則人和人和則天地之和應此理之自然而無疑者夫一變而祖考格羣后遜再變而百獸舞庶尹諧此堂上之樂應也再變而鳥獸蹌蹌再

變而鳳凰来儀此堂下之樂應也鳥獸率舞此近者聞而舞爾鳥獸蹌蹌則逺者且興起至於鳳凰来儀則非時出之物亦感之而来矣盖樂之入於物者其漸然也其文宜云夔曰於予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賔在位羣后徳讓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来儀斯亦妄改聖人之經矣韶九變而鳳来儀豈一再變之功哉堂上樂舉其作而堂下之樂則舉其名豈非堂上之樂接物逺

而堂下之樂接物近接之遠故惟聞其作之聲接之近則見其所陳之器歟詳近畧遠亦紀載之法然爾

南風之詩

步隲疏云舜命九官則無所用其心彈五弦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廟堂而天下治南風之詩辭云南風之薫兮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阜吾民之財兮樂書所云南風之詩生長之音也舜好生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懽心故天下治鄭氏謂南風者長養之風以言父母

之長養於已也詩之南風亦言孝子歌之言已得父母之生長如萬物得南風而生者康成以爲其辭未聞而聖證論引尸子家語以難之熊安乃以爲凱風之詩其說異矣按纂異記有張生至蒲關夢舜召之問以何習對曰孔孟問孟何人及誦其書至往于田號天怨慕之語帝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朕舍天下二千八百年矣秦漢典籍泯其帝圖號天怨慕非朕之所行者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朕之泣怨已之不合

于父母何軻之不知荅傳聖人之意顧如是乎吁而不已拊琴而歌之歌曰南風薰薰兮草芊芊妙有之音兮歸清絃蕩蕩之化兮由自然熙熙兮吾道全薰薰兮思可傳歌訖鼓琴為南風詠發聲稱妙故南風之德大矣琴書云舜鼓琴黄河清其亦見之聲乎

舜為法于天下

古今有異時無異理彼已有異迹無異心吾心之所存即天下之矜式而今日之所設即後世之視效也古之

聖人所以獨立乎百世之上而天下後世有所不能遺者豈他術哉本乎心之一理而已聖人者知夫天下後世之有待于我也是故致察乎此心者有不得而盡蓋天下之理契于人心者即其所以形之吾心者也惟形之吾心者雖微而無媿則其所以契之人心者斯悠久而不渝茍在我者一毫不盡則推之于彼者斯厭棄而不繼矣音容之前有不約之妙形迹之表有不言之契有所待而後從固不若無所待而自化也約繩而信咼

若相信於繩約之先告語而孚孰若相孚於告語之外邪古之明王爲不少矣而舜爲法于天下行乎千百世之上而清風之所存猶足以悚動乎千百世之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愈久而愈不忘者惟其有以使民不忘之道而所以先施之者有由也仁義之精一之則舜之動無媿矣是故未施信于人而人信之法度彰禮樂著則舜之行無媿矣是故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是皆此理之契于人心者也人有是心吾有是理以是理

觸是心茲其所以行之萬世而無弊與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

必不有天下者惟能有天下夫以一匹之夫而一旦與之天下正以君子處之恐未免入其心而舜視有天下與飯糗茹草時無以異禹視有天下與冠掛屐脫時無以異故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舜自舜禹自禹天下自天下果何與于我哉吾知修人紀立天極山龍璪冕柴立稱不穀而已矣漢滅諸吕召文帝于代而立文

帝之初被詔也謀之羣臣又使宗昌覷變而後進西面而遜者三南面而遜者再是以一即大寳宇内平泰而幾致于刑措故曰惟無以天下者為可以託天下若昌邑賀日中逮晡馳百三十有五里從騎踵死於道烏足以有天下

路史卷四十五